

Miss Mai

This is me



别

招惹女

|||

bother

Do not
me



王野

著

我们都是万丈红尘中
拖着尾巴在烂泥中打滚的小泥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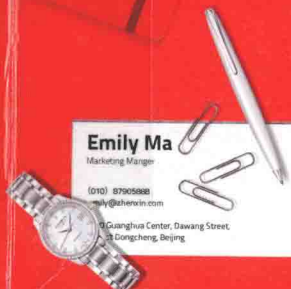
爱钱爱美爱男人，
俗气得结实又卖力。
但嫁入豪门不可靠，
不如靠自己成为人上人。



Emily Ma
Marketing Manager

(010) 87905888
emily@zhiren.com

Guanghua Center, Dawang Street,
Dongcheng, Beijing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is is me

别招惹女王²

王野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别招惹女王 : 全2册 / 王野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751-4

I. ①别…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0622号

书 名 别招惹女王
作 者 王 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钱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刘 军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751-4
定 价 48.00元(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is is me



Chapter.01

马励独自坐在步行街的长椅上，就着凉水慢慢吃面包。

看着对面的咖啡馆，她有些头疼。

从上个月听到风声起，她就知道去摆平好色、吝啬而又嘚瑟的于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自己莫属。谁让自己是如花手下最有希望晋升，对她威胁最大的那一个呢？

咽下最后一口面包，马励把水壶放回大包里，终于下定了决心。

她拿出手机，给对面的咖啡馆拍了张照片，然后发了条微博，@了某个人。

放下手机，马励叹了一口气，头痛稍有缓解，心却钝钝地疼了起来。

今天，是傅青松结婚的日子。

全国人民都在欢度“十·一”，步行街上人山人海，欢声笑语。只有自己，和街边橱窗里的模特一样，被十月的阳光晒得蔫头耷脑，对这些热闹冷眼旁观。

马励闭上眼睛，与傅青松相识、相知、相爱、相决绝的那些过往，如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里闪过。

相爱一千多个日夜，分手只有二十五天，马励从不知道傅青松也会这么雷厉风行，居然这么快就结婚了。

拿着手机最后浏览了一遍那些有他的照片，手机里傅青松还在温柔地对着自己笑，马励翻到那个标示着“我爱”的文件夹，沉默了一下，点下了“删除”键。

爱情既然已经死去，就不必再回头张望，再恋恋不舍也不过是往棺材上刻花给骨灰盒美容，没有任何意义。分手后干脆利落不纠缠，是现代女性最好的品质，马励一向想得清楚明白。

“吹起小喇叭，答滴答滴答……”马励的手机欢快地响了起来。

“啊，是于总啊，我马上到，给我一分钟。”

马励迅速收拾好心情，深呼吸，又拿出小镜子整理了一下仪容，把手机放回包里，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街对面，推开了咖啡馆的玻璃门。

“随意，起床吃早餐了！”原知秋唰地拉开窗帘，耀眼的阳光洒进房间。

杨随意闭着眼睛把头缩进被子里：“表姐，让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就好了。”

原知秋一把掀开杨随意的被子：“你昨天不是让我叫你起床

么，都九点半了还早？马励都走半天了，我一套瑜伽也练完了，你还不起来！”

杨随意痛苦地蜷起身体，双手捂住脸，闷闷地说：“表姐，你早起，那叫勤奋；励姐早起，那叫励志；我早起，只是痛苦而已……表姐你行行好，大放假的就别折磨我了，让我再睡会儿吧。”

原知秋叉着腰站在杨随意床前：“今天傅青松结婚你忘了？你不是答应马励替她随礼去吗？你再不起我可先去了。”

杨随意把枕头压在头上，闷闷的声音从枕头底下传来：“你先去，帮我占个位子，我随后就到。”

原知秋恨恨地又把被子扯回来丢在杨随意身上：“又不是听讲座，还占位子……告诉你，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会替马励随礼，到时候看你怎么跟她交代。”

杨随意裹紧被子：“我肯定去，红包我都准备好了。”

原知秋扭着腰肢回到自己房间，描眉画眼，精心打扮停当，独自出门去了。

咖啡馆。

随着玻璃门在身后关上，马励迅速切换入工作模式，每迈出一步，嘴角就上翘一点，当接近目标时，马励脸上已经浮现出得体的完美微笑，精神也已经达到一级战备状态。

“于总，您好！”马励站定，向对面的男人伸出手。

于总操着广味普通话伸出手笑着说：“马小姐果然敬业，十一假期也肯出来做事，现在这样的好员工可不多喽，我要是你老板，肯定给你升职加薪。”

“于总真是过奖了。加班加点是小职员义务，鞠躬尽瘁更是

业务员的职业操守。素质不到位，哪有脸跟老板升职加薪？”

马励熟练地寒暄着坐下，招手叫侍应：“给我一杯卡布奇诺，冰的。”然后转向于总，“于总，这次给您添麻烦了，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本不该在假期打扰您的，可是您之前一直没时间，实在对不起。”她面带难色，“只是重新设计您的这个项目可能需要增加一些预算。于总，我今天来，主要是跟您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说着，马励打开大包，拿出文件夹在桌面上摊开。

于总却大方地摆着手说：“不忙说这些，你总得先坐下喝点东西喘口气吧，我可没你老板那么刻薄。我听说你们部门规定差旅费都只能报销公交车票，不能报销出租车发票，是吗？”

马励从善如流，她合上文件夹，面带微笑说：“您这话可千万别被我们老大听到，您不知道多少人等着这个被她刻薄的机会呢。再说坐坐公交车也没什么不好，健康又环保。身为职业女性，就必须有这种觉悟——老板要你站着死，你就不能坐着生。这个道理从上班第一天我就明白啦。”

于总笑着摇头：“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工作上跟人拼死拼活绝对是暴殄天物。刚才我还看到你坐在长椅上啃面包，喝冷水，虐待自己的胃可不好。你该吃好一点，穿几件漂亮衣服，这才是青年人的本分。我很好奇，以马小姐的人才，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份又受气、薪水又不太高的工作？”

马励面上带笑，心中暗讽：富人们整天酒池肉林，山珍海味管够，还要问穷人何不食肉糜？

压下心中万千思绪，马励笑道：“哪个少壮不努力？哪份工作不受气？我恨不得揪着自己头发力争上游，不怕您笑话，我真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能是跟您的标准不同，我觉得我的工作性价比还挺高的，我们做销售的就是凭自己的手艺赚钱，按劳分

配，童叟无欺，我做得还蛮开心的。”

于总笑了笑：“其实马小姐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

马励愣了一下，笑了笑，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

于总目光灼灼：“我知道以马小姐的聪明，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马励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有了心理准备，可是面对这样的直白，平时的伶俐完全使不出来，干脆保持沉默。

于总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我不知道是谁拖累你到这样凄惨的境地，是谁夺走你享受生活的权利。你看看周围的年轻女孩子，多么轻松惬意，你再看看你，全身的衣服加一起可能还没有她们一个包贵，你不比她们任何一个人差，却这么苛待自己，我看不下去。”

“让我来照顾你。”于总的声音很诚恳，像是真的饱含感情一样，他握住马励搁在桌上的手，“你就不必再受这种委屈。”

马励强忍恶心，不动声色地抽出自己的手，假装去撩头发：

“于总，我不需要同情，即使我全身的衣服加一起没有别人的一个包贵，我也不认为我就比任何人贱。用钱买来的只能是身体，绝不会是人。您说对吗？”

于总把马励的拒绝当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靠在椅背上：“你开个价。”

马励深呼吸，直视于总的眼睛，笑容不减：“于总，我承认我爱钱，但是我有希望，有梦想，我相信自己的双手能赚来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不需要嗟来之食。请您收回刚才说过的话，我就当您跟我开了个玩笑。”

或许成功人士多少都有些偏执，于总再一次把马励的态度当成了欢迎还拒：“希望和梦想能当饭吃吗？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梦想

跟现实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只要你愿意，马上就可以住进城郊的别墅，开上宝马mini，别那么天真，少奋斗几十年不好吗？”他亲热地转到马励身边坐下，嘴巴贴着她的耳朵说，“怎么样？我给的条件已经不算差了，你还要再考虑吗？”

马励全身紧绷，眼睛紧盯着面前的杯子，强忍着拿起咖啡泼向于总的冲动，不过想想刚交上去的升职报告，想想房租水电和亲爱的老妈，她还是强作镇定地说：“于总，要不您还是先看看合同，我人小福薄，恐怕受不起您的厚爱。您看周围的美女那么多，您的美意还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吧！”

于总更加兴味盎然，把手臂自然而然地搭在她肩膀上，好像他以前曾经做过无数次一样，嘴唇贴得更近，就快亲到马励脸上：

“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就喜欢你身上那股生机勃勃、永不服输的劲儿。”

马励身体一震，怒气上涌，去他的合同，去他的升职加薪，去他的大客户，老娘再也不想忍了！

马励伸手去拿面前的咖啡杯，可是没等她把脑中的想法付诸行动，有人比她快了一步。

马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那杯卡布奇诺被一只涂抹着大红蔻丹的手抓起来，一抖，一扬，里面黑褐色的液体迅速向自己飞过来，准确地着陆在自己脸上，角度、速度和方位都掌握得非常好，一滴也没有浪费。

动作很熟练，效果很可观。

马励完全来不及反应，只能飞快地闭上眼睛，任凭冰凉的咖啡从头顶、脸颊一路流下，流进低胸连衣裙里。马励一时睁不开眼睛，只听到尖利的声音扎进耳朵：“于四福你个老不要脸的，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说出来谈生意，怎么跟一个女人在这里鬼混？臭

不要脸的狐狸精！穿得花里胡哨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勾引别人老公，还不是为了那几个臭钱……”

马励站起来，胸前粘腻腻的一片，眼前朦朦胧胧的，只看到一个一身明黄的影子张牙舞爪地扯着于总在咆哮，另一个黑色人影拦在中间，而于总则浑身僵硬脸色铁青地杵在那里不发一言，几个人像是在表演荒诞剧。

而自己这个最佳女配角，终于功德圆满，谢幕退场。

混乱中，马励抓起自己的大包，飞快地离开案发现场。

快步穿过指指点点的围观人群，马励伸手去推玻璃门，可是在门开的那一瞬间，她却停住了。

凭什么我要受这样的羞辱？发生这种事是我的错吗？反正这公司早晚会的知道，自己也没什么好下场了。马励心一横，牙一咬，扭身又回到卡座边。

河东狮吼还在持续：“小妖精你别走！你个不要脸的小媚妇……于四福你个王八蛋，忘恩负义吃里爬外……”

看到折回来的马励，正在纠缠的三个人都愣住了，于太太一时间也忘了控诉。

马励迅速拿起桌子上的另一杯咖啡对着于总的脸用力泼去，看到于总茫然中被浇了个结结实实，露出满意的笑容：“于总，这就是我经过慎重考虑后给您的回答。”说完把咖啡杯高高举起，重重地砸在地上，“砰”的一声巨响，碎片四溅。

没等人们反应过来，马励再次飞速离开，百忙中还不忘记带上桌上的文件夹。

咖啡厅的玻璃门在身后合上，隔绝了那惨烈的一幕。马励轻轻吐了一口气，心情却难免低落。

明明是为了工作，明明有了准备，却还是遭受无妄之灾。因为

自己穷，男人就觉得自己没有节操，会乐意被豢养？因为自己穷，于太太就认为自己是主动勾引的那一个而不是被骚扰？

商业街上依旧熙熙攘攘，马励飞快地走着，好像这样就能把刚才难堪的一幕甩出记忆，直到路人纷纷看过来的奇怪眼光提醒了她。

马励低头看了看自己，连衣裙溅上了凌乱的咖啡渍，几缕头发粘在了脖子上，想必脸上也一定很精彩，她停下脚步，觉得得找个地方整理一下。

马励拐进街边的商场。

咖啡馆里，案发现场。

“小姨夫，今天这事的确是你不对，就算是谈生意看合同也不用挨得那么近啊！”史锐一看着于四福狼狈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鄙夷，一丝嘲笑。

于四福用纸巾抹着脸，眼中火苗闪烁。

史锐一给于四福递了一个眼色：“快给我小姨赔个不是，夫妻俩有什么事不能说开呢？你看我小姨多疼你，那么生气也是用咖啡泼别人，都没舍得泼你。你再看看那个女人，多心狠手辣！”

于四福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泼妇……”

“于四福，你别以为自己的丑事神不知鬼不觉，有人把地址、照片都发给我了！还好锐一知道这家咖啡馆，开车带我过来。”于太太兀自不肯善罢甘休，“哼，搅和了你的好事，你心里不定怎么恨我呢吧？”

于四福皱着眉头说：“都跟你解释了，是她非要说合同上有个条款一定要我仔细看，还说合同内容要保密不能大声说怕隔墙有耳，所以我才坐在她身边的！就算她存心想勾搭我，我也不可能搭理她，咱们结婚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于太太冷哼一声：“我就是知道你是什么人，才更要盯紧了看牢了，自从你手里有了几个钱，这都第几次了？这么些年来你消停过吗你？于四福，你可别忘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要不是我娘家，你能有今天？”

“哎呀，好端端地你又说这些干什么。”于四福尴尬地看了史锐一眼。

史锐一仿佛什么也没听到，笑眯眯地劝说：“小姨，我看您是冤枉我小姨夫了。您想啊，要是小姨夫真有什么想法，肯定不会选在这个地方，这大庭广众、众目睽睽的，能做什么呢？再说要真有什么事儿，她怎么会用咖啡泼我小姨夫呢？”

于四福感激地看了史锐一眼：“对啊，要是我真想干坏事，到哪个酒店度假村不行？又怎么会被你找到？我是正正经经来谈生意的，谁知道她是来勾引我的！”

史锐一回看了于四福一个“同是男人我懂的”，含义颇深的微笑。

于太太嘟嘟囔囔：“反正这个女人妖妖娆娆的，一脸穷酸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攀高枝儿傍大款！以后你不准再跟她接触，什么合同什么生意，都给我停了，知道不？”

“好好好，都听你的，再说你看今天闹成这样，我还能跟她有什么吗……”于四福一边殷勤地扶着太太，一边跟史锐一打招呼，“锐一，那我们先走了！”

史锐一笑着摇摇头，送于四福和于太太出了咖啡馆大门，然后结了账，赔了咖啡馆的杯子钱，自己也离开去赴约。

商场洗手间里。

看着镜子里红红的眼圈，马励苦笑，自己还是不够强大，不能

完全控制情绪，还是会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感到委屈。

吸了吸鼻子，马励告诉自己不准哭。

遇到挫折不哭，受到委屈不哭。穿上高跟鞋，涂上口红，又是一条好汉。

她拿出口红对着镜子仔细地涂，心情渐渐恢复平静。

马励走出商场，又恢复了原先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只是身上的廉价连衣裙色牢度实在太差，原本的几何图案被咖啡晕染得模糊成了不规则地图，内衣的轮廓也若隐若现。实在忍受不了路人狐疑的眼神，马励咬了咬牙，又回头转入商场。

史锐一双手插着裤兜，正悠闲地沿着步行街向前走，忽然看到刚被咖啡洗礼过的女孩从一家商场的大门走了出来，走了几步，又想起什么似的拐了回去。

史锐一抬手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下，也抬腿进了商场。

Chapter.02

马励在女装部的货架间不停地翻找，想找到一条跟自己身上这件差不多，并且性价比足够高的裙子。

男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被客户调戏，被咖啡淋浴……今天已经够倒霉了，要再来个钱包大出血，马励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可是百货商场偏偏跟她作对，标签价格都很惊人，她越找越愤懑，越愤懑越找不到，一股浊气堵住胸口，泪意上涌。

“叮咚”，有短信进来。

马励不想让自己像个失败者一样泪流满面，正全神贯注地抑制几乎夺眶而出的眼泪，没有听到提示音。

“叮咚”，又是一条短信。

马励回过神来，拿出手机，随即睁大眼睛。是傅青松，在杳无

音讯二十五天之后，在他跟别人结婚这天，发来了短信。

第一条短信说：“马励，你最近怎么样，今天会来吗？”

马励抓着手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分手后他就再也没跟自己联系过，如果真的关心自己的死活，那这个关心未免来得也太晚了些。凭着相处四年对他的了解，马励知道，他是怕自己会去他的婚礼上闹事。

第二条短信写着：“马励，我想我欠你一个道歉。那天我也有点激动，对不起。”

马励很清楚，傅青松永远不会做无谓的投资，这个道歉的主要作用在于安抚。回想分手那天傅青松对自己的指责和控诉，好像自己是个始乱终弃的花花公子一样，那么的十恶不赦，不可原谅。可是真相呢？

“放心，少不了给你随礼五百块。”马励想了想，恨恨地回复了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虽然自己演不出大庭广众之下抢男人的狗血戏码，但让他误会一下紧张一下，也是挺好的。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你那么爱我，我却选择了别人。对不起。”很快，傅青松的短信又来了。

马励气得想笑。世界上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分手分得那么惨烈，还指望自己对他余情未了？

本来在雨中分手是多么浪漫的爱情电影桥段，可是当穿着一件廉价的、面料很薄的连衣裙，又没有带伞的时候，就一点也不浪漫了。那是马励这辈子最丢脸的一天，傅青松的绝尘而去让马励对他的所有幻想都灰飞烟灭。

马励没有回短信，让他多担心一阵子好了，反正担心也不会死人。

想了想，把通讯录里傅青松的名字由“他”改成了“它”。

史锐一转了一圈才在二楼发现了马励的身影，犹豫了一下，他决定警告一下这个女孩，不要跟有家室的男人走得太近，尤其这个靠妻子娘家讨生活的中年男人是他的小姨夫。

史锐一走进女装专柜，看到女孩对着手机忽而横眉怒目，忽而切齿冷笑，偏偏眼里还含着眼泪，表情十分精彩。

他耐心地站在一旁等着马励发完短信，正准备跟她说话，马励的电话响了。

“吹起小喇叭，答滴答滴答……”马励的电话铃声依旧欢快，来电显示：“它”。

马励看着屏幕犹豫了一下，接起了电话。

傅青松：“马励，今天你来吗？”

马励回答：“现在还没到。”当然，也没打算到。

“那……”傅青松嗫嚅着好像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替你说了吧，傅青松。”马励听到他犹豫的声音就气不打一处来，讥诮地说，“我不会像个神经病一样去抢婚，不会像个脑残一样去你的婚礼上捣乱，也不会死了祖宗一样在你婚礼上哭天抢地让你又得意又尴尬，你满意了吗？”

“马励，我不是这个意思……”

“得了吧傅青松，咱们也算好过一场，都给彼此留点念想，好吗？别让我后悔曾经爱上过这样一个蠢货！还有我劝你，幻想别那么丰富，有那个时间不如去淘一套保暖内衣好好保护一下你的狼心狗肺！”

没等傅青松说什么，马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史锐一在一旁听了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